

307
1421
2
年 月 日
元 角 分

了凡四訓



上海佛學書局印行



了凡四訓序

釋印光撰

聖賢之道唯誠與明。聖狂之分在乎一念。聖罔念逐妄也則作狂。

狂克念自制也則作聖。其操操守也縱放縱也得失之象。喻如逆水行。

舟不進則退。不可不勉力操持。而稍生縱任也。須知誠之一字。

乃聖凡。同具一如亙古不變之謂如不二之真心。明之一字。乃存養省察。

從凡至聖之達道。然在凡大地普通人所處庸常之地位日用之間。萬境交集。

一不覺察自己偶失檢點也。難免種種違理情想。瞥爾而生貪瞋癡妄等邪念忽然發動也。

此想既生。則真心遂受鋼蔽如金生鏽如鏡蒙塵一片天真遂爲人欲所蔽。而凡所作爲。咸

失其中正矣。既偏且邪入於小人無忌憚之一路。若不加一番切實工夫。克除淨盡。

則愈趨愈下莫知底極

言若不及早省察改過自新則積過愈多陷溺愈深矣

徒具作聖之心

言辜負本具之天真

永淪

沈淪言墮落也

下愚之隊可不哀哉然作聖不難在自明

其明德

明德指在聖不加在凡不減人人本具照耀天地之真心

欲明其明德須從格物

物物欲格格正繩愆

糾繆格其非心之謂

致知努力覺照勿任昏散之謂

下手倘人欲之物不能極力格除則本

有真知決難徹底顯現欲令真知顯現當於日用云爲常起覺

照不使一切違理情想暫萌於心

如此則庶乎處暗室無虧履平地若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不驚

常

使其心虛明洞徹如鏡當臺隨境映現但照前境不隨境轉妍

媿自彼於我何干來不豫計去不留戀若或違理情想稍有萌

動卽當嚴以攻治剿除令盡如與賊軍對敵不但不使侵我封

疆尚須斬將奪旗。剿滅餘黨。其制軍之法。必須嚴以自治。毋怠。

母荒克己。復禮主敬。存誠其器仗。須用顏子之四勿。顏淵善用克己工夫。恪守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聖訓。曾子之三省。曾子善用返省工夫。每日以爲謀不忠。交友不信。傳授不習。三者密密在身心。

上勸蘧伯玉。衛大夫春秋時人名。蘧字伯玉。年二十已始行返省工夫。逐日如是。驗去。日日自檢。無日不發現。前日之非。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改過遷善。常

見前非至五十歲時猶之。寡過知非。加以戰戰兢兢。戒慎恐懼狀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與之。之指私欲。卽上文所言之遠理情。想相對。嚴自糾察之意則軍威遠振。賊黨寒。

心。承上比喻之義。此行文上前後照應法也。懼懼。遭遇也滅種之極戮。冀沾安撫之洪恩。從

茲相率投降。歸順至化。儘量形容足上語意盡革先心。痛除前非意聿。遂也有回心轉業之義修

厥德。指人人本具之明德將不出戶。兵不血刃。舉寇仇。指七情六慾種種妄念也皆爲赤子。

指真心卽

卽叛逆。悉作良民。

正喻夾寫語意同上

上行下效。

一修一切皆修意

率土

指心地也

清寧不動。干戈坐致。太平矣。

罪性本空放下便了

如上所說。則由格物而致。

知。

因政治罪過而覺照由致知而克明明德。

因覺照而回復本具真心照曜天地之本能

誠

言至誠無偽天然之性德

明。

言克復已極心光徹現之修德一致卽凡成聖矣。其或根器陋劣。

言夙障深重之鈍根衆生

未

能收效。當效趙閱道。

名朴宋衢州西安人景祐初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時稱鐵面御史游宦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

簡易合郡宴然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諡清獻爲人長厚存養功深日間所爲事每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晚年學道有得臨終與後人訣別神致不亂安坐而歿有趙

清獻集刊

行於世。日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帝。不敢告者。卽不敢爲。袁了凡。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命自我立。福自我求。俾造物不能獨擅。

獨作

主。其權受持功過格。

受持依法修持也功過格一書規定一切善惡行爲應得功過數量先賢如周濂溪朱晦菴邵堯夫及韓

魏公蘇文忠公俱受持此格信受奉行立功當代馳譽千秋此書流通甚廣坊間易覓卽如上海城內邑廟後翼化堂書坊亦有出售書價連運費六分

凡舉心動念及所言所行善惡纖悉皆記以期善日增而惡日減初

則善惡參雜久則唯善無惡故能轉無福爲有福轉不壽爲長

壽轉無子孫爲多子孫現生優入聖賢之域報盡

吾人現生無論貧富貴賤智愚

榮辱等等無非夙業所驅緣熟斯來報盡便休人身難得易失若不急趁命光未遷謝時勤修善業以自救拔倘一墮落設欲再得人身不知經歷幾何年月矣如

之何高登極樂之鄉

不爲命數所拘不爲夙業所縛永謝沈淪苦趣安住寂光聖境非大修行人大解脫人烏能致此到此地位一

切世福無與比倫稱行爲世則言爲世法

此大聖賢言行自尋常人觀之方以爲高不可攀自法門中了義言

之如是苦心力行積德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可自輕而退屈

彼丈夫我亦丈夫彼

能是我豈不能是然則自暴自棄者實等於自殺耳或問格物乃窮盡天下事物之理致知乃

推極吾之知識。必使一一曉了也。何得以人欲爲物。眞知爲知。

克治顯現

此指去妄克欲之內功。如將鏽鐵打磨而使神采煥發也。

爲格致乎。答曰。誠與明德皆

約。自心之本體而言。

誠卽惟眞無妄之性德。明德卽一眞湛然之心體。

名雖有二體。本唯一

也。知與意。心兼約。自心之體用而言。實則卽二而一也。格致誠

正。明

此指明明德之五者。皆約閑也。

邪存誠返。妄歸眞而言。其檢

點省察造詣工夫。

造詣全神灌注。不到不罷意。

明爲總綱。格致誠正乃別目耳。

修身正心誠意致知。皆所以明明德也。倘自心本有之眞知爲

物欲所蔽。則意不誠而心不正矣。若能格而除之。則是慧風掃

蕩障雲。盡心月孤圓。朗中天矣。此聖人示人從泛至切。從疏至

親之決定。次序也。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俾吾心知識悉皆明了。方能誠意者。則唯博覽羣書。徧游天下之人。方能誠意正心。以明其明德。未能博覽閱歷者。縱有純厚天資。於誠意正心。皆無其分。况其下焉者哉。有是理乎。然不深窮理之士。窮乃追尋究竟直窮到底

之與無知無識之人。若聞理性多。皆高推聖境。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即無

思無慮點塵不染之心。如具此心則亦大人而已矣。自處凡愚。狂夫欺慢如何有入道因緣。多衆自疑竟忘却本來面目。不肯奮發。

勉勵。遵循從事。若告以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因果。或善或惡。各

有其報。報應通三世。現在時期爲至。暫過去未來時期則甚長。藏經中所載因果報應之事。往往有經多生多劫而酬償夙債者。身口意三所作諸善諸不

善業緣熟時至一一自食其報。報盡方休。衆生障重慾深。昧却本明。遂妄造孽紛紛擾擾。無時無處不在迷境。處火坑而不覺。遇怨對而不知。千秋長夜。萬劫沈淪。可憐

亦可則必畏惡果而斷惡。因修善因而冀善果。善惡不出身口。

意。三。身口意三業。簡言之各各都能爲十善業及相反之十不善業。詳大乘戒律中之十善業道經。此經揚州藏經院印行。可向各地佛經流通處請閱。

知因果。自可防護身口。洗心滌慮。雖在暗室屋漏之中。常如面。

對帝天。暗室人目不見之地。漏隱處也。言君子戒謹恐懼。雖處暗室中。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常若有多人監視。然常存明明在上。鑒察不爽意。不

敢稍萌匪鄙之心。匪同非。不合理也。鄙同醜。不榮譽也。以自干罪戾也已。干犯也。戾罪過也。含不敢侵犯意。故

於文從。此大覺世尊。大覺究竟真空實相。徹底盡源。更無遮障之謂。凡夫不覺戶從犬。悟聲聞自覺不覺他菩薩自覺亦覺他。但功行未圓滿。惟

諸佛如來自覺覺他皆圓滿。故獨稱之爲大覺世尊。乃佛之尊號。以佛具足萬德爲一切世界所尊奉。故曰世尊。普令一切上中下。

根。根根器含來。歷及分等意。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大法也。然狂者畏其拘束。

謂爲著相。言不解脫。愚者防己愧怍。謂爲渺茫。此兩等人所持託辭其實皆回護己短之一種解嘲語也。

除此二種人有誰不信受。

人惟苦不知愧恥耳知愧便不敢遂過知恥便不敢因循有愧恥心卽爲其人入道因緣

故

夢東云。

夢東禪師爲前清乾嘉間法門第一人師本禪門宗匠而救世願廣弘揚淨宗甚力晚年退修直隸懷柔縣紅螺山資福寺蓮風大扇遐邇向化道

俗歸心迄今淨因廣植法門中咸推紅螺寺爲中國黃河以北第一念佛道場有徹悟禪師語錄刊行於世言言金石字字牟尼今日方便攝心之化流布益廣師之宏法功德無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於因果

過去所造爲因現在所受爲果現在所造爲因未來所受爲果

苦樂因果皆由自心之所感十方三際一切事相無一不發生於警爾妄動之生滅心中亦無不消除於本來清淨之真如心中一毫端上納盡華藏世界事相無量無一而非因果無量因果無一不出之於而深信因果者終必大明夫心性心性不易見卽可借因果以見之

徹悟禪師語錄暢論一切衆生受生十界因緣卽發軔於念頭動處至論玄義開卷了然

此理勢所必然也須知從凡

夫地乃至圓證佛果悉不出因果之外有不信因果者皆自棄

其善因善果而常造惡因常受惡果經塵點劫

劫最長時間也一千六百八十萬年爲一

小劫二十小劫爲一中劫歷第一中劫曰成劫歷第二中劫曰住劫歷第三中劫曰壞劫歷第四中劫曰空劫循環往復多不勝計曰塵劫 輪轉惡

道衆生以善惡業力輪迴六道一天道二人道三阿修羅道四地獄道五餓鬼道六畜生道地獄餓鬼畜生爲三惡道末由出離之流

也哀哉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返省克念俾吾心本具之明

德不致埋沒親得受用耳但人由不知因果每每肆意縱情縱

畢生讀之亦止學其詞章不以希聖希賢爲事希希望學步意也因茲當

面錯過袁了凡先生訓子四篇文理俱暢豁人心目豁頓然開通也讀之

自有欣欣向榮指心地上一片生機亟欲取法之勢洵淑世淑善也言此書具改善世道人心之偉力

也良謨也良謨猶言善法也永嘉卽浙江溫州周羣錚居士發願流通祈予爲序

因撮取僅舉大要也聖賢克己戰勝私欲之謂卽孔氏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修省工夫復禮回復恭敬謙抑之道恭敬可謂

之爲無形
之禮服

閑邪

防閑邪念使勿踰越範圍防心如防賊之意也

存誠

存保持勿失之意也

之意

以塞其責云

舊序

逸名

文有懸提

也

筆立就

馬上成功也

傾倒

如瓶出瀉水也

而出

又復至精至妙者韓

文公

唐韓愈

祭十二郎文

十二郎名未詳愈之姪厚謹純明愈目爲克家良子及卒愈爲文祭之爲祭文中千秋絕調選入古文讀

本中是也文有久已脫稿日改月更千錘百鍊至數十年

打紅鐵使成器曰錘

而始爲定本者歐陽文忠公

宋歐陽修瀧岡阡表

瀧音雙瀧岡在江西永豐縣其先人墓地阡墓道也

表表揚先德之文從太夫人

口中敘述前德意真詞是也袁了凡先生以韓

切字字血淚爲墓誌中至文亦選入古文讀本中

愈歐陽之筆具韓

宋韓琦有將才歷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當時邊人有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

愈歐陽

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琦天資忠樸識量英偉決大策安社稷處危疑

知無不爲爲無不濟澤及黎民威震國外封魏國公故皆稱韓魏公有安陽集

也。范

宋范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受其感化競尙氣節守邊數年號令嚴明愛撫士卒羌人夏人交相畏憚以爲此人腹中有數

萬甲兵後參知政事裁削倖濫考覈嚴厲政海一清爲人內剛外和爲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嘗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爲言生平尤樂善好施置義田以贍族人卒諡文正有丹陽集行世之才。將其生平所得著此四訓。訓子文四一爲立命之學二爲改過之法三爲

積善之方四爲謙德之效以數十年修身治性日新月盛之閱歷體驗。躬行實踐之意又

加數十年字鍛句煉之潤飾。鍛煉改造也潤飾修正也故其文精深而博大其

理中正而精微。改過積善兩篇是正文。改過之法發揮。有逐層諸推闡意

惡莫作。積善之方。細講衆善奉行。立命之學。是現身說法。略如法華經觀

音普門品云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卽現長者身而爲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卽現居士身而爲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應以大將軍身得度者卽現大將軍身而爲說法應以婦女身得度者卽現婦女身而爲說法應以童男女身得度者卽現童男女身而爲說法一切境界中有緣得度者皆卽現之而爲說

法現身說法爲迎機利
導中最方便之一法門

一篇大文。惟謙者肯反躬內省。同光返照惟反自行糾察

己能自訟其過。

訟過有發露攻治意

惟自訟庶庶近也

改過不吝。不吝含豪爽坦白意惟改。

過斯善事。真切惟善。眞然後可以立命。故首從奉母命。棄舉業。

舉業言求取科名之應試文字

習醫。

國人有一學詩書二學醫之諺以故文人學子言治生者多認學醫爲捷徑

旣信孔公數淡

然無求。

孔乃術士逸其名

後聽雲谷教轉移定數。敍起。

雲谷禪師事詳見卷尾傳文中今從略

此

三段公之所謂謙則受教有地也。夫以鶴立雞羣之俊秀肯棄

青紫如敝屣。

青紫言功名也敝屣言破草鞋也

不獨其品之高而其孝亦可知矣。袁

母命子語宛如瀧岡阡表。我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一段語

表太夫人之賢於此亦可見矣。公之信孔公數非漫也。

含糊也信之。

必待試其數。纖悉皆驗。

纖悉皆驗言微細事情都應驗也

然後深信不疑。而遂起

讀書之念。何等謹慎。孔公起數。必待其考校名數皆合。然後再

卜終身。使他由目前之不爽。

爽失也不爽無一差錯也

以堅其久遠日後之信。

何等穩重。雲谷教了凡改過曰。將向來

從前也

之相。盡情改刷。從

前習氣如死。却從後日新如重生。在公聽之已了。了。而豈常人

所能領會。

心中領受而會通也

故於改過之法。一篇中反覆痛切言之。傳恥

畏勇三個方法。講事理。心三層難易。又恐人自謂無過可改。將

蓮伯玉改過一段。以證人必有過。自不察耳。雲谷教了凡積善

曰。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

感通也言以人心合天心也

毋將迎。

將送也迎接也毋將迎言不隨物而往不

先物而動猶言事未至。毋覲覲。希冀幸求之意。數語在了。凡已盡得其旨矣。旨深

也。仍恐人不窮理。窮深究也。自謂行持。行持含操持弗失奉行弗怠意。豈知造孽。孽惡業也。故

於積善之方篇。細論深辯之。文分三大段。段每十小股。首敘往

事十條。以證因果不爽。因即因緣也。來由也。傳燈錄有言。欲知前世因。今生

後果也。例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之意。其精微處詳見。爲後人之效法。次論

大藏佛說諸因緣經中及坊間流通之諸因果書中。爲後人之效法。次論

精理十六層。以防冒昧。不辨究竟蒙目而前之意。承當。擔當也。之錯路。猶如行人錯走路道也。終

標十大綱。以統領乎萬德。公自敘行持。由勉強以臻。到也。自然。首

誓。誓從折從言。有古人對天設誓。折矢立盟之意。三千善。歷十餘年。而始克告竣。完全成就也。次許

三千。只四年而已滿。復許萬善。止三年。而以一事圓之。圓滿也。可

見初行似不勝其難行之既熟自有得心應手之樂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憚怕難也自孔公算余至世俗之論矣一段先將立命一

結汝之命承上文起下六想六思改過三小段餘波文雖餘尾而言則愈緊意則愈切六退想就宿命上教之謙德此文以謙始以謙終而未明提一謙字故以謙德之效爲終篇上半篇寫丁馮趙夏四君謙德讀之如見其人下半敍畏巖不遜遇道者改過一段是一篇小立命道者宛然一雲谷畏巖何幸遇之雲谷攝服也淡然無求自謙之了凡易道者折挫也又直指人過失以折服也有求自滿之畏巖難覷得準打得重責其心氣不平文安得工直探驪

珠。

見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後人喻謂文字之得訣竅者曰探驪得珠。

使其不得不服既服而

請教焉。教之轉變積善立命彷彿雲谷與了凡語嗚呼茫茫天

下。

茫茫闊大也。

何處得逢宗匠。

見袁宏三國名臣序贊「宗匠陶鈞羣才緝熙」以宗匠之陶鑄器具喻教育人才也。

如雲

谷道者兩人乎。卽或遇之亦要受得起。這般辣手庶不負善知

識一片苦心也。

善知識善說正法善識人心病因病付藥導人爲善導人出苦之良師友也。苦心卽菩薩心等視一切普濟一切之謂。

敢不勉哉。內思閑己之邪。順接日日知非一段以起下改過之

法。一篇文字讚歎雲谷歸結立命本題。故四訓不獨爲千古名

言亦千古妙文也。此略言其段落耳。至於言外之旨。

旨意也言外之旨言文中

含意甚富望讀者善於領會也。

字中之意非言可盡細讀之自會。

細精細會了解

了凡四訓目次

印光法師序

舊序

立命之學

改過之法

積善之方

謙德之效

附錄

俞淨意公遇竈神記

袁了凡居士傳

雲谷大師傳

重刻了凡四訓跋

袁了凡與陳穎亭書

弟田租不多。每歲量除三分之一。爲行義之資。先將族人之讀書者。與貧而不能婚葬者。量助若干。次將親友之貧者。存而衣食不能自給。沒而子孫不能自立者。皆薄有所助。次又將鄉里貧民。每歲放糧以濟其乏。次施棺木。周給無力津送之家。次買魚蝦螺鳥。日逐放生。放得多。欣然暢懷。次在叢林等處。歲齋僧數千。而于修橋補路之屬。凡叩門者。率不敢虛其所求。內思破己之慳。外思納人于善。凡有利益。無不興崇。我輩平日刻苦爲子孫創業。死來皆用不著。所可恃以瞑目而釋然無憾者。惟此修德行義之事而已。大抵人受命于天。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

了凡四訓 此書所載立命改過積善謙德四篇爲前明袁了凡先生訓子之文

立命之學

余童年喪父。老母命棄學舉業。

解見前舊序中

學醫。謂可以養生。

含支持生計保

養生命二義

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爾父夙心也。

藝技術賴以生存者也。技術而專精

卽可以成名夙心卽素心言久有此心也。漢鄧禹佐光武中興功高祿厚以爲不足。特有子十三人使各修一藝爲天下後世法。

後余在慈雲

寺遇一老者。修髯。

在頤曰鬚在頰曰髯。修長也。

偉貌。

偉不凡也。飄飄若仙。

灑灑出塵。余敬禮

之。語余曰：子仕路中人也。

仕路官場也。

明年卽進學。

科舉時代考取秀才曰進學。亦曰入泮。

何不讀書。余告以故。並叩老者姓氏里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

得邵子皇極數正傳。

宋邵雍字堯夫讀書蘇門山共城令李之才奇之授以圖書先天象數之學。妙悟神契。多所發明。研窮世變如

觀掌紋有皇極經世書行世是書以易經六十四卦分配元會運世年月日辰以證古今治亂數皆前定謂之皇極數卒年六十七賜諡康節

數該傳

汝余引之歸告母母曰善待之試其數纖悉皆驗

纖悉見前漢食貨志至纖至悉

言微細也

余遂起讀書之念謀之表兄沈稱言郁海谷先生在沈友

夫家開館我送汝寄學甚便余遂禮郁爲師孔爲余起數縣考

童生

年未二十曰童子未有功名之考生曰童生雖耆年碩學亦以此名之

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

學考第九名

提學使卽科舉時代之考官亦號學臺一號督學使者

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

爲卜終身休咎

休咎猶言吉凶也

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

貢

廩生貢生皆科舉時代學臺所考生員之程度

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

尹府縣官名也

在任

三年半卽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於正寢

正寢

治事之室一一記惜無子。余備錄出也

而謹記之。自此以後。凡遇考核其名

數先後。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

懸定豫定也

獨算余食廩米

廩生所得之俸也

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

廩生出貢廩米止給

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

即當時之

提學使也

卽批准補貢。余竊疑之。

疑豫定之數卒至不驗也

後果爲署印

署理代行職權之人

楊

公所駁。直至丁卯年。殷秋溟宗師見余場中備卷。

備中之卷

歎曰。五

策。

策論卽五篇奏議也。

如古名臣因事陳奏條議是非

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於

窗下乎。

博言見聞廣博也。洽言理解融洽也。淹言文義透澈也。貫言工夫一貫也。

遂依縣申文准貢。連前食

米計之。實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

澹然無求矣。貢入燕都。

北京

留京一年。終日靜坐。不閱文字。己巳

歸游南雍。

明南京國子監稱爲南雍言其爲南京之辟雍也古學制天子所設之大學曰辟雍。

未入監。

國學曰國子監創始於晉至清

末大學堂立國子監遂廢。

先訪雲谷會禪師。

雲谷名法會爲當代大善知識慕道往訪傳佛心印不立文字曰禪參究話頭明心見性

曰參禪故宏揚宗乘者曰禪師精修戒律者曰律師說法度生宏宣教旨者曰法師。

於棲霞山中對坐一室。凡三晝

夜不眠。曰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

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何也。余曰吾爲孔先生算定榮辱死

生皆有定數。卽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是豪傑。

原來只是凡夫。問其故曰人未能無心終爲陰陽

卽氣數也。

所縛安

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人之數

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會轉動一毫。豈非是凡

夫余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的確也，爲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

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余進曰：

孟子言：求則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

說六祖慧能傳達摩衣鉢之第六人有壇經行世

一切福田不離方寸

指心地也

從心而覓，感無

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是求有益於得也。若不返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因問

更欲有所開發，接口再問也。

孔公算汝終身

若何。余以實告。

此省筆法一語代却多語

雲谷曰：汝自揣

揣度量也。人不可無此自知之明。

應得

科第否。應生子否。余追省良久。

人人俱備。如來智慧德性。一念縱橫。照去凡過去未來十方國土。一一現前。惜

爲種種情封慾閉失却本明如鏡蒙塵如鐵生鏽耳

曰：不應也。

老實乃進德之基。凡飾非掩過之人。前途有何希望。

科第中人。

類有福相。余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

厚培也。

厚福。

福固有相。但相隨心變。此陰功

善行之所以貴乎積累也。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

性情編急。度量淺狹。實爲福薄之相。

時或以才智蓋

人。自以爲才智過人。便是短處。安能再有進步。

直心直行。

心無私曲之謂直。直心是爲聖。爲賢之美德。此直心當作縱情。或任性。解則直行當

作徑

輕言妄談。凡此皆薄福之相也。豈宜科第哉。

人苦不自知。己短耳。知之則必思所

以救之。此認罪者之所以終於無罪也。

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余好潔。宜

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余善怒。宜無子者二。愛爲生生之本。

忍爲不育之根。余矜惜名節，常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者三。多言耗氣，宜無子者四。喜飲鑠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者六。

好潔亦美德，潔而成癖則寡情，此爲無子之一因。怒招人怨，易敗事，易失人心，此福薄相，亦可

爲無子之一因。愛者仁，愛不作情，愛解愛卽爲仁。仁如果核之仁，種之卽出，忍則無慈。無慈則無愛，如無仁則無生機。堅忍是入聖美德，此處作殘刻解，忍字從刃，從心爲心境，殘刻之表示此亦無子之一因。矜惜名節，偏於自好，此亦無子之一因。既驕且吝，不能種德，此亦無子之一因。多言耗氣，喜飲則鑠精，鑠消失也。此不壽之徵。縱令得子亦多夭折，不數傳後，或至絕嗣，此亦無子之一因。大修養人私欲淨盡，心境空明，更無陰氣，足以覆蓋常在定中，智光湛然，永斷睡相，此聖境也。欲以凡俗而遽冀此，戕害生機，實所不免，此乃爲致病致弱之因，不僅艱於得子已也。

其餘過惡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

幾曾加纖毫意思。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同一境界同一時機生者自生滅者自滅成敗得失千差萬別其實種種境界都從心地上造

出先哲知之認爲自取世俗味之謾諸氣數所以鮮知自拔也

卽如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

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

此方便說法語世俗

恆情以無後爲可恥之事雲谷借此意以作警惕勵了凡努力修德耳出世聖賢以絕慾斷愛爲去惑轉智超凡入聖第一功修惜俗情未及了解耳

汝今

既知非將向來不發科第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

各人有各人之病痛既能

平心自檢尋出一一病痛一一過失所在便有下手處用全神金力反轉來慳貪者轉之以施捨憤激者轉之以和平虛夸者轉之以切實浮囂者轉之以沈定驕慢者轉之以謙恭惰逸者轉之以勤奮殘忍者轉之以仁慈怯退者轉之以勇進

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

務要惜精神。

以上數者是了凡對證之藥吾人可各就特異之心病變通藥之

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

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

此至人造命訣也。改造命運第一步工夫便是。

痛改前非一一積習悉皆掃除一一病根悉皆拔去時時處處常自警覺嚴自克治保善天真如保赤子改造命運全權在己不屬造化即上文所謂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是也。

夫血肉之身尙然有數。數定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

精誠所至

金石爲裂此至誠所以格天也。

太甲

商之賢君初頗失德

曰

感謝伊尹語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

違作避免或挽回解活作生存解

詩云永言配命。

恆言也。上合天心也。

自求多福。

此千古不磨之金言

孔先生算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猶可得而違汝

今擴充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

作善於人所不知不覺之地謂之陰德獲福甚大若能併作善之念獲福

之念而忘之則作善之心益真而善量愈不可以測量焉非天下之大德其孰能與於斯。

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

不受享乎易

易經多戒謹恐懼之言所言非臆造純從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剛柔變化盈虛消息中來亦天然之因果律也。

爲君

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

有常乃衆生妄想試平心觀察無論何事何物有那一件站得住脚跟但見一一無

常而已。吉何可趨。凶何可避。

因爲諸行無常所以一切得失苦樂境界都覺得非常活變可以隨著各人行爲把他加減乘除去

來。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語見周易坤卦文言

汝信得及否。

余信其言拜而受教。

聞善言而生疑謗者是爲罪惡之相故曰疑爲罪根聞善言而起敬信者是爲福德之相故曰信爲福母

因

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露爲疏一通。

朱子家訓有云惡恐人知便是大惡可知回護掩飾便是罪業

之相涅槃經云有二白法能救衆生一慚二愧慚者內自羞恥愧者愧作於人懺悔舊時所犯身口意諸不善業便開改過自新之路成翻染爲淨之行或向長者前懺悔或向法師前懺悔或向佛座前懺悔疏敘述行狀之文也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

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余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善則記

數惡則退除

功過格中所定功過數目爲修省定則參照凡例十六條中所指示處於定則上尙有加減乘除稱量登記之作用義益圓滿且

教持準提咒

咒乃斬除一切揣摩情想降伏千魔百邪之不思議法門佛母準提陀羅尼爲過去七俱胝准提如來所說俱胝爲千萬億大數佛

母以諸佛從此法門產出故得此名陀羅尼乃萬行總持之義咒曰南無颯多喃

三藐三勃馱俱胝喃 但姪他 唵 折隸 主隸 準提 莎婆 (二合) 訶

持誦功德不可稱量詳準提陀羅尼經以期必驗語余曰符籙家有云不會書符被鬼

神笑此有祕傳只是不動念也執筆書符先把萬緣放下一塵

不起把心地打掃得乾乾淨淨從此念頭不動處下一點謂之混沌開基混沌元氣未判

謂之由此而一筆揮成更無思慮此符便靈凡祈天立命祈禱告也都

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感格言感通也孟子論立命之學而曰天壽不

貳短命曰天夫天與壽至貳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爲天孰爲壽細

分之豐歉不貳然後可立貧富之命窮通不貳然後可立貴賤

之命。天壽不貳。然後可立。生死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爲重。天

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

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覬覦。音冀。俞。希望也。一毫將

迎。逐物曰將。豫計曰迎。皆當斬絕之矣。斷除覬覦將迎之意。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造到

也。返本還源顯出本來面目也。卽此便是實學。汝未能無心。但能持準提咒。無記

無數。不令間斷。持。如持物不釋手。然言精勤持誦也。得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

中。持到得念頭不動。則靈驗矣。余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蓋

悟立命之說。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窠臼言襲常蹈故也。從此而後。終日兢

兢。兢兢戒懼之狀。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隨隨便便無拘無束也。到此自

有戰兢惕厲景象。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內存畏敬之心曰惕外對嚴肅之威曰厲

在暗室屋漏中。

獨居無侶人目所不見處

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

厭惡曰憎造謗曰毀

自能恬

然容受。

恬音甜安然也容受承受不較也

到明年禮部考科舉。

禮部舊官制六部之一掌禮教及學校貢舉之法猶

今之教

孔先生算該第三。

該應當也

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

矣。科舉時代生員考舉人之鄉試時在仲秋闈考場也牆緣棘防弊亦名棘闈中式考取也

然行義未純。

未純言雜而不純勉強而未自然也

檢身多誤。

檢檢點也誤過誤也

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

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

常虛度。自己巳歲發願。直至己卯歲。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

完。時方從李漸庵入關。未及回向。

回同轉向趨向回己所修之功德有所趨向日回向凡一切善行皆可回

向或以之贖罪或以之報恩或以之普
施法界衆生均可至誠祝願以植勝因

庚辰南還始請性空慧空諸上

人。上人高僧美稱

就東塔禪堂回向遂起求子願亦許行三千善事辛

巳生汝天啓余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輒也即

用鵝毛管印一硃圈於曆日之上。曆日即家家所備之曆本或施食貧人或買

放生命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復

請性空輩就家庭回向九月十三日復起求進士願許行善事

一萬條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寶坻京兆縣名余置空格一册名曰治

心編。此空格治心編應人人置備做行人人可以覓出平地登雲之路晨起坐堂家人攜付門役置案

上所行善惡纖悉必記夜則設桌於庭。庭堂中階前也效趙閱道焚香告

帝解見前序文中汝母見所行不多輒顰蹙愁容也曰我前在家相助爲善

故三千之數得完今許一萬衙中無事可行何時得圓滿乎圓

成滿滿足夜間偶夢見一神人余言善事難完之故神曰只減糧一

節萬行俱完矣蓋寶坻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余爲區處計

也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有此事委實屬也心頗驚疑驚一念之微已爲神明所知疑僅一

善行如何適恰巧也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五臺山名在山西五臺縣東北五峯聳立高出雲表山上無林木如壘土

之臺故名華嚴名爲清涼山今屬山西雁門道袁公夙因深植與當代出世聖賢有緣方便指引助成勝業福薄之輩緣慳不遇內典博載障重衆生多生多劫不聞佛

名僧爲上宏下化人中至寶佛法藉以宣傳余以夢告之且問此事宜信苦海因而得度得遇聖賢僧宿福之厚可知

否師曰善心真切卽一行可當萬善况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乎

吾卽捐俸銀請其就五臺山齋僧一萬而回向之。

一卽字足見其人當機立斷慷慨

概布施無絲毫牽強各情處宜其受福無量也

孔公算予五十二歲有厄。

厄災難也

余未嘗祈壽。

是歲竟無恙。

恙憂也病也

今六十九矣。書曰天難諶命靡常。

文見商書咸有一德篇諶

音申信也靡不也言天道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又云惟命不於常。

文見周書康誥篇亦言天命無常修

德爲要皆非誑語非欺人語也

吾於是而知凡稱禍福自己求之者乃聖

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命未知若何

卽命當榮顯常作落。寞。想。卽時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卽眼前足

食常作貧。窶。想。卽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卽家世望重常作卑

下。想。卽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

落寞不遇時也拂逆不稱懷也窶音矩貧無禮室也望重衆望所歸也此六想皆從

現前境界反面看去如此行持自然克己復禮虛靈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不昧可以入道可以進德此空前之庭訓也

蓋父母之愆蓋遮掩也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

之急內思閑己之邪急急難濟救援邪邪念閑防制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

日不知非卽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

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

字耽閣一生因循苟且偷安也耽閣阻止進步也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

至邃邃音粹深遠也至眞至正之理其熟玩而勉行之毋自曠也玩作珍愛研學

解曠將光陰空過意毋禁止辭言不許也

改過之法

春秋

魯史名記衰周列國大事

諸大夫見人言動億

以意揣度

而談其禍福靡

同無不驗

者左

傳左國語

諸記可觀也大都吉凶之兆萌

也芽

乎心而動乎四

體其過於厚者常獲福過於薄者常近禍俗眼多翳

也遮障

謂有

未定而不可測

測度

者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之

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今欲獲福而遠禍未論

行善先須改過一但改過者第一要發恥心思古之聖賢與我

同爲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師我何以一身瓦裂

如瓦墜地而碎裂言結果惡劣也

耽染

耽甘願染受汚

塵情

塵聲色貨利等情喜怒哀樂等一切內惑

私行不義

謂人不知傲然

無愧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

淪沈也

世之可羞可恥者莫大

乎此。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以其得之則聖賢，知恥則勇於改過而德業日新失

之則禽獸耳。

無恥則肆意妄行而人格消失

此改過之要機也。第一要發畏心。

天帝

天地神

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地鬼神實鑒臨

之。重則降之百殃，輕則損其現福。吾何可以不懼不惟也。獨是也

閒居。指私室也

之地指視昭然。

雖在私室中亦如有十目監視著十手指點著十乃多數慎勿泥解

吾雖掩之

甚密文飾也。

之甚巧而肺肝早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暗裏看破也不值

一文矣。烏義同何

得不懍懍。

含畏敬危懼意

不惟是也。

一息。

一呼一吸爲一息

尙存彌

天之惡。

徧滿曰彌

猶可悔改。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苟有悔罪之心便開自新之路

古人有一生作惡臨

死悔悟發一善念遂

也得善終者。

修不嫌早悔不嫌遲臨終安詳超拔之徵

謂一念猛厲

多少修士敗於悠悠忽忽之中苟發心痛切進足以滌淨除百年之惡也譬

如千年幽進深也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

惟以改爲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殞落地也一息一呼也不屬一氣離身不爲

也已有欲改無由矣一切攜不去明則千百惟有孽隨身年擔負惡名雖孝子慈

孫不能洗滌幽則千百劫沈淪獄報諸想輕舉情欲沈淪純想即飛純情即沈昇沈因由具詳楞嚴第八

卷文長不備引雖聖賢佛菩薩不能援引烏得不畏代行己不到代食己不飽欲求超拔惟恃自力

諸天方在快樂障中修羅方在煩惱障中欲求解脫亦頗不易其至不幸而沈淪三惡道中無數衆生類皆神識昏迷益少自拔機會其最易醒覺最便修持者惟有人

道但生老病死息遷謝百年之久轉瞬即去此身一失千生百劫永爲夙罪所驅不知經何長劫夙罪消盡再得人身清夜自思能不懷然汗下急作自拔之圖哉

第三須發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得過且過毫退縮退後不吾須不振作也

奮然。含勇往振作意振作不用遲疑不煩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速與抉

剔。拔去也大者如毒蛇嚙。嚙同咬毒蛇咬指不斬指則身必死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十忽曰絲十絲

曰毫十毫曰釐絲。凝滯遲疑不決之意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風雷益爲周易卦名言風行雷厲直捷痛快

容易成功也。具是二心。指上文恥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遇日何患

不消乎。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

者。發恥畏勇三心爲改過之因示事理心三路詳改過之法工夫不同效驗亦異。『如前日殺生今

戒不殺前日怒詈。音利正斥曰罵旁及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

者也。強制於外其難百倍且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

拔除一之道也。『善改過者未禁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卽

思曰上帝好生物皆戀命食生怕死殺彼養己豈能自安且彼之

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徹入骨髓徹透達也己之養也

珍品膏厚羅列陳列滿前食過卽空乍過三寸舌誰更辨鹹酸疏食菜羹儘

可充腹何必戕傷彼之生損己之福哉又思血氣之屬皆含靈

知卽靈性也既有靈知皆我一體縱卽不能躬修至德使之尊我親

我豈可日戕物命使之仇我憾我於無窮也一思及此將有對

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曰人有不及人各有不到之處豈

可苛爲情所宜矜矜憐悖理相干悖逆也於我何與與關係也本無可怒

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大勇若怯大智若愚亦無尤人之學問自暴所長適形淺陋

尤怨也。尤人怨恨於人人無涵養所以出此惟有大學問人有大有大行有不得皆涵養善於克己止見自己工夫之未到感化之未深淺人則反是。

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吾悉以自反。

人無禮於我恐我之尚有失禮於人處人不忠於我恐我之尚有未

忠於人處如此一一自檢自責自策之不暇尙何敢輕於責人以重己之罪哉則謗毀之來皆磨煉玉成之地我

將歡然受賜何怒之有又聞謗而不怒雖讒燄薰天如舉火焚

空終將自息。

滅也止也

聞謗而怒雖巧心力辯如春蠶作繭自取纏

綿。

自縛也

怒不惟無益且有害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

此行文該括法此理既明過將自止一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

造。

一切惟心造吾心不動過安從生。

一切惟心滅

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

怒。此好字去聲作嗜好解有貪得意輕舉妄動意

種種諸過不必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爲善

正念不提正念空過春秋離却一切邪念一切差別念止念無念也現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念起是病不續是藥

時刻觀照如太陽當空魍魎潛消木石之怪曰魍魎又水怪亦曰魍魎始則潛伏不敢出現繼則直至消滅無蹤

此精一之真傳也精精密一純一執中守正此攝心之法也過由心造亦由心改如斬毒

樹直斷其根奚同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一大抵最上治心

當下立見也清淨纔動卽覺覺之卽無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遣之

遣發派也不待直攻惟事遣散又或也未能然須隨事以禁之取斷然之處置遣乃釜底抽薪法禁則直捷制止法

以上事而兼行下功未爲失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顧也發願

改過明須良朋提醒幽須鬼神證明如遇雲谷幻余爲之指示以決趨向又如爲疏通告發露己罪力圖

自一心懺悔伏罪自新之謂晝夜不懈至誠無息勇猛精進是修持成功不二訣經一七七二七十四

天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恬安適曠開展或覺智

慧頓開或處宥杳而觸念皆通宥杳事務宥細重杳也或遇怨仇而回瞋作

喜此大福德大智慧相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或夢飛步太

虛或夢幢幡寶蓋種種勝事勝稀有也皆過消罪滅之象也然不得

執此自高畫而不進畫言截斷進程也昔蘧伯玉當二十歲時已覺前日

之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改未盡也及二十

二歲回視二十一歲猶在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更迭改之行年

五十而猶知四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解見第一篇序文中今不再贅

吾輩身爲凡流過惡蝟集蝟身有叢刺其大如兔其狀如鼠性猶鈍物少犯近則毛刺攢起如矢蝟集喻叢集也而

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效驗。有證據可查考也或心神昏塞。轉頭卽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君子而赧然。懷慚而面赤消沮。精神頹喪也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而人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孽之相也。苟一類此。卽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誤。

積善之方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昔顏氏將以女妻去聲配也叔梁紇。孔子之父而歷敘其祖宗積德之長。逆知豫知其子孫必有興者。孔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古天子諸侯祭祀先人之所也。廟者貌也。因此想像先人之容貌也饗之。受享也子孫保之。皆

至論也。試以往事徵之。

一也。考驗

楊少師榮。

古皇帝之師。舊制有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之職。

其尊介於公卿之間。

建甯。

府名屬福建省。人世以濟渡爲生。

其先祖累世操渡船生涯。

久雨溪漲橫流。

水急勢猛而橫流也。

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

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

嗤竊笑也。

逮也。少

師父生家漸裕。

家計寬裕。

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

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窆之。

窆音反。安葬也。

卽今白兔

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如其官。子孫

貴盛至今。尙多賢者。一鄞。

縣名屬寧波府。

人楊自懲。初爲縣吏。佐理存心

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

長官。

嚴肅。偶撻

打也。

一囚。

囚犯。

血流滿前而怒。

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怎奈此人越法悖理。」越踰越悖悖逆不由

人不怒，自懲叩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散失所依從也如得其情，哀

矜。哀傷痛矜憐憫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喜則易涉輕忽怒則更多冤抑宰爲之霽顏。心

感動而息怒也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乏糧，常多方以濟之。濟解人之

急也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飢極期待食如赤子待哺也家又缺米，給囚則家人

無食，自顧則囚人堪憫。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

來，沿路忍饑，菜色可掬。」言饑者面黃於菜，可與掌中之黃色菜葉相比也因撤己之米，煮

粥以食。去聲讀如飼給彼充饑也囚後生二子，長曰守陳，次曰守址，爲南北吏

部侍郎。長孫爲刑部侍郎，次孫爲四川廉憲。官名元置肅政廉訪司以巡察各路明改爲提

刑按察使司故稱按察使爲廉訪亦曰廉憲

又俱爲名臣。今楚亭德政亦其裔人也。昔正

統間。明英宗年號

鄧茂七倡亂於福建。士民從賊者甚衆。朝廷起鄧

縣張都憲楷南征以計擒賊。後委

派委布政司。管理全省財政民政猶今之省長也謝都

事。搜殺東路賊黨。謝求賊中黨附冊籍。凡不附賊者密授以白

布。小旗約兵。至日插旗門首。戒軍兵無妄殺。全活萬人。後謝之

子遷中狀元爲宰輔。

宰相也

孫不復中探花。

科舉時代殿試第三名曰探花。莆田屬福建

道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歡喜行善常作粉團。施人求取。卽與之。無

倦色。一仙化爲道人。每旦素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三年如

一日乃知其誠也。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府後

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有一升。蘇子之數其子依所點葬之初世卽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纓甚盛。代世多貴顯之人福建有無林不開榜

之謠。

一鄉盛傳之說

馮琢庵太史

國史館事多以翰林任之故翰林號曰太史

之父爲邑庠生。秀

也

隆冬早起赴學路遇一人倒臥雪中捫之

以手撫之

半殭矣。

幾乎氣絕

也

遂解已綿裘衣之。

爲之穿著也

且扶歸救甦。

生機回轉也

夢神告之曰汝

救人一命出至誠心吾遣韓琦。

卽宋名臣韓魏公也其簡史已詳舊序中

爲汝子及生琢

庵遂名琦。一台州應尙書壯年習業於山中夜鬼嘯集往往驚

人公不懼也。一夕聞鬼云某婦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其嫁人。

明夜當縊也。

上弔也

死於此吾得代矣。公潛

毫不聲張

賣田得銀四兩卽僞

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既而曰。

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其子後歸。夫婦相保。如

初。公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柰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爾何

不禍之。此之字作他字解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尙書矣。舊官制六部之長皆

稱尙書吾何得而禍之。應公因此益自努勵。善日加修。德日加厚。

遇歲饑。輒每也捐穀以賑。救之。遇親戚有急。輒委曲維持。遇有橫

逆。非理之侵犯輒反躬自責。反同轉也怡然。心平氣和順受。大度包容子孫登科第者。今

累累也。一甚多常熟。蘇屬縣名徐鳳竹。杖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

爲同邑之倡。又分穀以賑貧。之夜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誑。誑欺人語

也。萬不誑徐家秀才。做到了舉人。郎相續而呼。連夜不斷。是歲

鳳竹果舉於鄉。

鄉舉人

其父因而益積德。孳孳勩不怠。修橋修路。

齋僧。

僧爲人中福田。有僧而後佛法住。世遇佛法而後衆生有出苦之期。凡發至心齋僧者。此人當來受福無量。謗法謗僧以惡知見導衆造罪業。此人當下

即得無邊罪業罪。福皆由人自造也。接衆。接待行脚僧衆。俾得歇息住宿。

凡有利益無不盡心。後又聞鬼

唱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

都堂官廳之稱。亦爲舊官制都

察院堂上官長之稱。

鳳竹官終兩浙巡撫。嘉興屠康僖公初爲刑部主事。

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狀。得無辜。

音姑。罪也。

者若干人。公不自以爲功。

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

約舉屠公所白語。

以訊審諸囚。

無不服者。釋冤抑。

冤枉屈抑壓迫。

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尙書之明。

輦下指京

都咸頌口碑載道也

公復稟曰輦轂之下

輦轂指車駕經行之地言切近也

尚多冤民四海之

廣兆民之衆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

仔細考查究其實情

而平

反之

輕重酌中曰平盡翻舊案曰反

尚書爲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夢一

神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

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受孕後生應埧應坤應垓皆顯官一嘉

興包憑字信之其父爲池陽太守

池陽卽安徽池州府別名太守爲舊官制郡守亦名知府

生七

子憑最少贅平湖袁氏與吾父往來甚厚博學高才累舉不第

留心二氏

佛老

之學一日東游泖湖

在江蘇松江府有上泖中泖下泖稱爲三泖西承太湖來源東注吳淞江入海

偶至一村寺中見觀音像淋漓露立

屋破無物禦雨點也

卽解囊

有托底之袋曰囊無托底

而縫合者曰囊。中得十金授主僧，令修屋宇。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

完結也。事復取松布四疋，檢篋中衣篋竹箱七件與之，內紵褶紵麻織物也，精者曰

絺粗者曰紵，褶袷衣也。係新置，其僕請已之。已罷而不與也。憑曰：但得聖像無恙，吾

雖裸裎何傷。裸裎露體也。僧垂淚曰：舍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

點心，如何易得？後功完，拉老父同遊宿寺中。公夢伽藍佛寺中護法神，有十

八位，載七佛經。來謝曰：汝子當享世祿矣。後子汴孫檉芳皆登第，作顯

官。一嘉善縣名，屬浙江嘉興府。支立之父，爲刑房吏，有囚無辜無罪，陷被重辟。

刑，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

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

及至妻自出勸酒具告以夫意支不聽卒到底爲盡力平反之囚

出獄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無子吾有弱

女送爲箕帚妾此則禮之可通者支爲備禮而納之生立弱冠

年二十也中魁官至翰林孔目官名掌翰林院文牘之類立生高高生祿皆貢爲學

博祿生大綸登第凡此十條所行不同同歸於善而已若復精

而言之則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陰有陽有是有非有偏有

正有半有滿有大有小有難有易皆當深辨爲善而不窮理則

自謂行持豈知造孽枉費苦心無益也一何謂真假昔有儒生

數輩謁中峯和尚元天目山高僧普應國師問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

今某人善而子孫不興。某人惡而家門隆盛。佛說無稽矣。

稽考也無

稽無可考證也

中峯云。凡情俗

未滌滌洗濯也

正眼眼法

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

善。往往有之。不憾己之是非顛倒。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衆

曰。善惡何致相反。中峯令試言其狀。一人謂詈人

罵人打人

是

惡。敬人禮人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一人謂貪財妄取是惡。廉

潔有守是善。中峯云。未必然也。衆人歷言其狀。中峯皆謂不然。

因請問。中峯告之曰。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

則毆人詈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

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真。利己者。私私則爲假。又根心

從良心發出者

者。真。襲。跡。循。者。假。又。無。爲。爲去聲。謂無所希求也。而。爲。者。真。有。爲。有所希求。而。爲。者。

假。皆。當。自。考。一。何。謂。端。曲。今。人。見。謹。愿。恭順。之。士。類。稱。爲。善。而。取。

之。聖。人。則。寧。取。狂。勇於進取。不拘小節。狷。堅於退守。不肯輕舉。至於。謹。愿。之。士。雖。一。鄉。皆。

好。而。必。以。爲。德。之。賊。賊。傷害也。是。世。人。之。善。惡。分。明。與。聖。人。相。反。推。

此。一。端。種。種。取。舍。無。有。不。謬。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皆。與。聖。人。

同。是。非。而。不。與。世。俗。同。取。舍。凡。欲。積。善。決。不。可。徇。耳。目。被聲色役使也。

惟。從。心。源。隱。微。處。即無人能見之。念頭方動處。默。默。洗。滌。嚴自糾察。善自防止。純。完。是。濟。世。

之。心。則。爲。端。苟。有。一。毫。媚。世。之。心。卽。爲。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爲。

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卽。爲。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爲。端。有。一。毫。玩。

世之心卽爲曲。侮弄曰玩。皆當細辨。何謂陰陽。凡爲善而人知之。則

爲陽善。爲善而人不知。則爲陰德。陰德。天報之。陽善。享世名。名

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副相配也。者多有奇

非禍。人之無過咎罪。狀。而橫被惡名者。子孫往往驟發。能逆來順受如此。涵養一生所

作善業烏有限量其子孫之發跡有必然者。陰陽之際微矣哉。何謂是非魯國之法魯

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受金於府。府掌財幣之官。臣家臣。奴僕。類妾侍。妾婢。女類均坐罪而沒入官家。

者法有納金贖罪之例。子貢。孔子弟子長於理財。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而惡之。曰。賜。子貢。

名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

獨適己。求快己心。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受金則爲不廉。

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此蓋魯國恤民之道，謂魯國之人或在他國有

錮蔽不能自由者，若有好義之士爲之納金，請令自由。魯之政府則賞以金子，貢善於理財家資甚富，贖人而不受賞金，其心頗善而未免有妨後人，以受金則爲不廉。若非大富人，誰有此力。

故孔子說此以防其弊。

子路

孔子弟子，精通武藝。

拯人於溺。

溺，失足落水也。拯，救援也。

其人謝之。

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自今魯國多拯人於溺矣。

一則勇於救，難一則厚於

報德皆足以爲世勸。

自俗眼觀之，子貢不受金爲優，子路之受牛爲劣。

劣可鄙薄。

也。孔子則取由

子路名。

而黜

責名也。賜子貢名。

焉。乃知人之爲善，不論現行。

求快一時而論。

流弊

流毒後世。不論一時而論，久遠不論一身而論，天下現

行雖善而其流足以害人，則似善而實非也。現行雖不善而其流足以濟人，則非善而實是也。然此就一節論之耳。他如非義

之義。非禮之禮。非信之信。非慈之慈。皆當決擇。何謂偏正。昔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謂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了過一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公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官責治。懲戒。可以小懲而大戒。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以至於此。此以善心而行惡事者也。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如某家大富。值歲荒。窮民白晝搶粟於市。告之縣。縣不理。窮民愈肆。遂私執。捕捉。而困辱之。衆始定。不然。近幾亂矣。故善者爲正。惡者爲偏。人皆知之。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正中偏也。以

惡心而行善事者偏中正也。不可不知也。一何謂半滿。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書曰：商罪貫盈。惡貫滿盈喻如錢盈

串也如貯儲物於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此一說也。

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攜數千金入寺捨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錢二文。師親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師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真。非老僧親懺不足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爲半。而二文爲滿也。鍾離授丹於呂祖。

呂祖唐時人名巖字洞賓喜作出世裝束咸通中及第兩調縣

令途遇異人鍾離權授以修養方法遂隱陝西終南山得道

點鐵爲金可以濟世呂問曰終變否曰

五百年後當復本質呂曰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吾不願爲

也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言三千功行已滿矣

呂發此言從不圖現

益普益未來之真心中出故其功行彌大

此又一說也又爲善而心不著善則隨所成就

皆得圓滿心著於善雖終身勤勵止於半善而已譬如以財濟

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是謂

一心清淨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倘

此心未忘雖黃金萬鎰

鎰二兩

福不滿也此又一說也一何謂大小

昔衛仲達爲館職被攝至冥司

攝攝魂冥陰也

主者

冥官命吏呈善惡二錄

比也。

至則惡錄盈庭。其善錄一軸。僅如筋。

音住夾取食物之器

而已。索秤稱

之。則盈庭者反輕。而如筋者反重。仲達曰。某年未四十。安得過

惡。如是多乎。曰。一念不正。卽是不待犯也。因問軸中所書何事。

曰。朝廷嘗興大工。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之。此疏稿也。仲達曰。

某雖言。朝廷不從。於事無補。

救也

而能有如是之力。曰。朝廷雖不

從。君之一念已在萬民。向使聽從。善力更大矣。故志在天下。國

家則善雖少。而大。苟在一身。雖多亦小。一何謂難易。先儒謂克

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夫子論爲仁。亦曰先難。必如江西舒翁。

捨二年。僅得之束。修代償官銀。而全人。夫婦與邯鄲。

屬河南彰德府張

翁捨十年所積之錢代完贖銀而活人妻子皆所謂難捨處能捨也如鎮江府治屬江蘇靳翁雖年老無子不忍以幼女爲妾而還之鄰此難忍處能忍也故天降之福亦厚凡有財有勢者其立德皆易易而不爲是爲自暴貧賤作福皆難難而能爲斯可貴耳

- 一隨緣濟衆其類至繁約言其綱大約有十第一與人爲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爲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愛惜物命

一何謂與人爲善昔舜在雷澤在山東濮縣東南見漁者皆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漁於急流淺灘之中惻然悲哀之往而

漁焉。

投足彼輩中欲以身作則

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

爲人掩惡去其反抗之心留彼自新之路

見有

讓者則揄揚。

稱許讚揚以作激勸

而取法之。其年。

週年

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

此不過借此故事表出與人爲善之德意並非勸人捕魚而造謀財害命之殺業也凡一切殺生行業及一切與殺生業有連帶關係之行業皆屬黑業皆爲千生百劫沈淪苦海之深因擇業不可不審慎也夫以舜之明哲豈不能出一言教衆人哉乃不

以言教而以身轉之。

轉移人心

此良工苦心也吾輩處末世勿以己

之長而蓋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收斂

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一

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

肆放

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

錄記

期不負其善行也

翻然舍己而從之且爲豔稱而廣述之凡日用間發一

言行一事全不爲自己起念。全是爲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一何謂愛敬存心。君子與小人。就形迹觀。常易相混。惟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故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所存之心。只是愛人敬人之心。蓋人有親疏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敬愛者。愛敬衆人。卽是愛敬聖賢。能通衆人之志。卽是通聖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世斯人。各得其所。吾合愛合普敬而安。一世之人。卽是爲代聖賢而安之也。一何謂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擲抵拒敵對而拋擲之。則瓦礫等於碎瓦石子。追琢追音堆。追琢治玉功程也。則

圭璋。圭瑞玉上圓下方古之王者作爲國家名器以封諸侯故取重土如夏禹治水功成而錫立圭璋說文半圭爲璋故凡見人行

一善事或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誘善導掖提扶而成就之

或爲之獎借。獎褒美勸勉意借善善從長含寬待意或爲之維持或爲白其誣。污鱗也冤枉也

而分其謗。獎借維持辯誣分謗能如此成全人便是大學問大智慧大福德相務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

大概人各惡。去聲不喜歡也其非類。宗旨性習或各別或相反也衆生肉眼不識好歹同惡相濟臭味相投者誤認爲良伴直至身敗名

裂而後已良可悲也豈知相反適相成苦口多良藥忠言恆逆耳順時易傾覆逆境多振拔有作爲人當開放見地以善處之鄉人之善者少

不善者多善人在俗亦難自立且豪傑。智過萬人者謂之英智過千人者謂之俊智過百人者謂之豪

者謂之傑錚錚。金聲後漢劉盆子傳光武曰卿所謂鐵中錚錚者言不同尋常也不甚修形迹多易指摘

容易惹人非議也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謗惟仁人長者匡直而輔

翼之匡正之也 翼覆護也其功德最宏。一何謂勸人爲善。生爲人類。孰無良

心。世路役役有所求而最易沒溺容易令人失足也。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

撕多方指示 使之警悟。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

惱。而拔之。清涼爲惠。最溥周徧而廣大也。韓愈云解見舊序。一時勸人。以口百

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迹。然對證發藥。時有奇效。

不可廢也。以口勸而對證發藥。奇效立致。而所及者近。以書勸而造福無量。所及者廣。宜兼圖之。失言失人。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失人不可與言。失人不可與言。失言不可與言。失言失人。不可與言。失人不可與言。失言不可與言。當反自返 自責吾智。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何謂救人危急。患難顛

沛。顛遭大不幸。基業傾覆。沛遇禍亂。時流離失所。人所時有。言或者有時不免也。惟夙福深厚之人。則免至心修德之人力可回天。而亦免此或

減輕其罪報。偶一遇之。當痾瘕之在身。瘡潰曰痾。回旋痛苦曰瘕。速爲解救。或以一

言伸其屈抑屈冤屈抑壓抑或以多方濟其顛連不幸之遭遇連續而至曰顛連崔子曰惠

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蓋仁人之言哉一何謂興起建大利

小而一鄉之內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指公衆所受之利益言最宜興建

或開渠挖蓄水之處備旱時灌溉導水因勢利導以洩多水或築隄防患低處易受外水浸灌之害宜堅築長隄以防護

或修橋梁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濟飢渴隨緣勸導隨見隨聞協同勸導堅人

施心成協力興修富者慷慨出資貧者義務工作曰協力勿避嫌疑竭誠盡力坦白

無私做去實功此美舉勿辭勞怨任勞任怨是成事不二訣何謂捨財作福釋門釋佛姓也又解

釋開演宏教立理曰釋門通入之義差別之義有緣者通入之故萬行行有行止云門差別於他教故云門佛教亦稱爲釋教佛門亦稱爲釋門行持二意

以布施爲先所謂布施者只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內捨六根眼

鼻舌身意外捨六塵。色聲香味觸法觸即膚際所接觸之軟硬澀滑冷暖等種種觸身意。塵法即意識上發生一切愛憎取捨豫計追憶以迄一切游思妄念等種種法塵性海不波。一切所有無不捨者。苟非能然。先從財意地乾淨便是肉身菩薩。

上布施世人以衣食爲命。故財爲最重。吾從而捨之。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

常萬事休與其蓄積多金以禍子孫。何如乘我一息尚存時。暢所欲爲散施所有於利羣事業上。廣積陰德之爲愈乎。內以破吾之慳。

慳吝乃貧乏之因。斂財實叢怨之府。外以濟人之急。始而勉強。終則泰然。心安理得也。最可。

以蕩滌私情。洗滌心中積垢。祛除執吝。醫治鄙吝毛病。何謂護持正法。即佛法。法者。

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正法。何以參贊天地。功參造化。何以裁成。

萬物。陶鑄羣倫。何以脫塵離縛。轉迷成覺。何以經世。舉足爲法吐辭爲經。澄清宇宙。澤被蒼生。此經世聖賢事也。

出世。智德兼備。人天推轂。說法度生。令出輪迴。此出世聖賢事也。故凡見聖賢廟貌。法像。經書典籍。皆。

當敬重。謗法慢法罪孽之相。奉法敬法福德之相。而修飭。整之。至於舉揚正法。上報佛。

恩。

佛法以教理行果四者爲體。善度生死苦善滅邪倒。見化火獄爲蓮池。破幽途以慧炬消多生之積障。接萬類於慈航。如昔阿難承佛慈愍。反復宣說常住真

性妙明元覺。含裹十方。一時大徹大悟。說偈讚揚。妙湛總持不動尊。楞嚴王世希有。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恆沙衆。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宏揚正法。普利有情。廣行佛事。卽報佛恩。先覺後覺。皆當奮起。以圖之。尤當勉勵。何謂敬重

尊長。家之父兄。國之君長。與凡年高德高位高識高者。皆當加

意奉事。在家而奉侍父母。使深愛婉。順柔容。柔聲下氣。習以成性。

便是和氣格天。感動天心。本出而事君。君行政首長也。行一事。毋謂君不知。

而自恣也。驕橫放縱意。刑一人。毋謂君不知。而作威也。嚴刑威逼使堂下不得盡其情辭也。

事君如天。古人格論。法言也。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忠孝之家子。

孫未有不繇遠發達久遠而昌盛者。切須慎之一。何謂愛惜物命。凡

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惻隱之心而已。見之惻然有動於中而心不忍也求仁者

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周公攝政以後所擬之官制書實爲古今官鑑孟春之月。犧牲毋用

牝。孟春正月也。牛羊豕曰牲。色純白曰犧牲。畜母也。孟子謂君子遠庖廚。所以全吾惻隱之

心也。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謂聞殺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

食。專爲我殺者不食。蓮池大師之戒。殺放生文。周懷西居士之萬善先資。與近人所輯之好生種福編。慈護生編。各書均爲培養慈

心必讀之書。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一切有生之物。各被宿孽所驅。而現其種種罪業之相。但自覺

王天眼觀之一切衆生。無非多生多劫以來。六親眷屬。罪重乃墮之變相。無非多生

多劫以後。成佛作祖。業消便昇之種子。安可以一念貪饑興殺害心。而出未來佛祖

身血。安可以惡習所役起吞嗜。漸漸增進。慈心愈長。不特殺生當戒。蠢

心而啖過往六親身肉哉。

動含靈皆爲物命。

一切微命皆有佛性。

求絲煮繭。

綢衣一領不知殺害幾千萬飛蛾故智者願布衣終身。

鋤

地殺蟲。

通常一飯不知耗費農夫幾多汗血不知戕害土中幾多生命仁者念此必有對食傷心不忍下嚥者矣。

念衣食之由來。

皆殺彼以自活故暴殄之孽。

暴殄賤視物品狼藉作踐不知愛惜也。

當與殺生等至於

手所誤傷足所誤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古詩云爲鼠

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何其仁也。一善行無窮不能殫述。

殫悉數也。

由

此十事而推廣之則萬德可備矣。

謙德之效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

盈驕滿也驕滿故傾覆謙虛中也虛中故受福變變遷也流潤澤也惡不愜意也好歡喜也。

是故謙之

一卦六爻皆吉。

謙卦三三三係兌卦中第五變卦易多戒慎警惕之辭全經三百八十四爻所綴象辭多悚懼之文惟於內卦二爻外卦五爻多

褒許之辭以得中道故也惟謙卦六爻多吉語處世重虛懷若谷之道於此可見而往聖善通天下之情亦概可見矣

書曰滿招損謙

受益予屢同諸公應試。

結伴投考

每見寒士將達。

達成名也

必有一段謙光。

可掬。

謙抑之人心氣愈收斂光彩愈煥發兩手合取曰掬形容充意

辛未計偕。

舉子赴會試曰計偕

我嘉善。

縣名屬浙江嘉

府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字賓。

丁賓號敬字字禮原嘉善人隆慶進士官南都三十年輕財恤民卒諡清惠

年最

少極其謙。虛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

登科曰及第

費曰何以

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

信實款款厚

不敢先人。

如敬字者乎。有恭敬順承。

一切順受

小心謙畏。如敬字者乎。有受侮。

不答。聞謗不辯。如敬字者乎。人能如此。卽天地鬼神猶將佑之。

豈有不發者。及開榜。丁果中式。一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馮夢

頑字開之。浙江秀水人。萬曆會試第一官。編修以文章氣節相尙。有快雪堂集行世。見其虛已。斂容大變。其幼年之

習李霽巖。直諒信實益友。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

順受。未嘗有一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

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踰時果然。一趙裕峯。光遠。山東

冠縣人。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三尹。隨之任。慕錢明

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

明年遂登第。一壬辰歲。予入覲。古人見王曰覲。晤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

下。謙光逼人。動人歸而告友人曰。凡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

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自實。肆者自斂。建所溫良。若此。天啓

之矣。及開榜。果中式。一江陰張畏巖。積學工文。有聲藝林。馳譽多士間也

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曉。出榜曉示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瞋目。

時有一道者。在傍微笑。張遽移怒。道者曰。相公文必不佳。

張益怒曰。汝不見我文。烏。何也知不佳。道者曰。聞作文。貴心氣和。

平。今聽公罵詈。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

焉。道者曰。中。中式也全要命。命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己做。

個轉變。張曰。既是命。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

行善事。廣積陰德。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士。何能爲。道者曰。

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

費錢。你如何不自反。

還責自己工夫不到

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折節。自持。

深服

道者語從此力改前非也

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高房。得試錄一册。

中多缺行。問旁人曰。此今科試錄。

題名錄

問何多缺名。曰。科第陰

間三年一考較。須積德無咎。

過失

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係舊該

中式。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後指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

慎。或當補此。幸自愛。是科果中一百五名。一由此觀之。舉頭三

尺。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我存心制

約束行爲

毫不

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虛心屈己。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有受

福之基。彼氣盈者。必非遠器。縱發亦無受用。稍有識見之士。必不忍自狹其量。而自拒其福也。况謙則受教。有地而取善。無窮尤修業者所必不可少者也。古語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富貴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立定此志。須念念謙虛塵塵無微不至也方便自然。感動天地而造福。由我今之

求登科第者。

在昔日科舉時代則云然。在現代可作求功名者解。

初未嘗有真志。不過一時意

興耳。興到則求。興闌則止。

闌。衰退也。志行薄弱之人。決無後望。學者當知所勉矣。

孟子曰。王之

好樂甚。齊其庶幾乎。

將力求快適之心。擴而充之作。與民同樂之舉。安有國運不大昌者乎。

予於科名亦

然。

了凡先生言。對於一切求功名者。亦望其立志真切。擴充善量。悉力做去。而爲福自我造。數不能拘之人。

附錄 俞淨意公遇竈神記

明嘉靖時。江西俞公諱都。

諱避諱於尊者名禁出諸口也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見公羊傳

字良

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爲諸生。

已入泮

每試必高等。年及壯。家貧授

徒。

以設館教讀爲生涯與同庠生十餘人。

同年進學諸人結文昌社。

遵文昌遺訓行事惜字放

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前後應試七科。皆不中。生五子。四子

病夭。其第三子甚聰秀。左足底有雙痣。夫婦寶之。八歲戲於里

中。遂失去。不知所之。生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哭兒女故。兩目皆

盲。公潦倒。

與顛沛同

終年貧窘益甚。

窘巨隕切君上聲窮迫也虎曰山君字從穴從君其困迫之狀可見

自反

自無大過。

此語便是毛病良心上已稍稍覺得有如許小差處在

慘膺。

承當

天罰。年四十外。每歲

臘月終。自寫黃疏。禱於竈神。求其上達。如是數年。亦無報應。至

四十七歲時。除夕。與瞽妻一女夜坐。舉室蕭然。凄寂 淒涼相弔。

愁容相對也 忽聞叩門聲。公秉燭視之。見一角巾皂服之士。角巾以巾一方折角裹頭

古人隱居之服也。皂黑色。 鬚髮半蒼。長揖就座。口稱張姓。自遠路而歸。聞君家

愁嘆。特來相慰。公心異其人。執禮甚恭。恭敬盡禮也 因言生平讀書

積行。至今功名不遂。妻子不全。不能保全 衣食不繼。且以歷焚竈疏。

爲張誦之。稱述也 張曰。予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

滿紙怨尤。怨恨語也 瀆褻慢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公大驚曰。聞冥

冥之中。纖至微小也 善必錄。予誓行善事。恪奉規條。久矣。豈盡屬虛

名乎。張曰：卽如君規條中惜字一款，君之生徒與知交輩，多用書文舊冊，糊窗裹物，甚至以之拭桌，且藉口曰：勿污而旋焚之。君日日親見，略不戒諭一語，但遇途間字紙，拾歸付火，有何益哉。社中每月放生，君隨班奔逐，因人成事，倘諸人不舉，君亦浮沈而已。隨人浮沈，毫無堅確意志。其實慈悲之念，並未動於中也。且君家蝦蟹之類，亦登於庖，彼獨非生命耶。若口過一節，君語言敏妙，談者常傾倒。折服也。於君君彼時，出口心亦自知傷厚。幸有此一點良心，爲今後轉禍爲福之機。但於朋談慣熟中，隨風訕笑。訕，謗也。不能禁止舌鋒，所及觸怒鬼神陰惡之註，不知凡幾，乃猶以簡厚自居。渾厚，自許。吾誰欺，欺天乎。

邪淫雖無實迹。君見人家美子女。必熟視之。心卽搖搖不能遣。

言邪念不能驅去也。

但無邪緣相湊耳。君自反身當其境。能如魯男子乎。

孔子

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託焉。魯人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嫠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乃期於至善而不襲其迹也。遂謂終身無邪色。

可對天地鬼神真妄也。此君之規條誓行者。尙然如此。何況其

餘。君連歲所焚之疏。悉陳於天。上帝命日游使者。察君善惡。數

年無一善行可記。但於私居獨處中。見君之貪念。淫念。嫉妬念。

褻急念。高己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讎報復。念憧憧於胸。

憧憧意念

紛起也。

不可紀極。

無終極時。

此諸種種意惡。

身口意三惡業。意惡爲最大。身口二業都從意惡做出。

固結。

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君逃禍不暇。何由祈求也。福哉。公驚愕。

驟受震驚惶悚。非常恐懼

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係尊神。願求救度。張

曰。君讀書明理。亦知慕善爲樂。當其聞一善言時。不勝激勸。異常

激勵並

見一善事時。不勝鼓舞。

異常與高采烈

但旋過旋忘。

旋轉也言不多時便忘却也

信

根原自不深恆。常也性是以不固。故生平善言善行。都是敷衍浮

沈。辦事不切實故隨俗浮沈

何嘗有一事著實。且滿腔。

猶言滿腹也

意惡起伏纏綿。

如波浪起伏不已狀如亂絲固結不解狀

猶欲責天美報。如種徧地荆棘。癡癡然望收嘉

禾。豈不謬也。謬差

哉。君從今後。凡有貪淫客氣妄想諸雜念。先具

猛力一切屏除。

屏嚴拒也

收拾乾乾淨淨。一箇念頭。只理會善一邊。

去。若。有。力。量。能。行。的。善。事。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實。實。

落。落。

切切實實
直捷痛快

耐。心。行。去。若。力。量。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使。此。

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

不得存放
縱懈怠心

切。不。可。自。欺。不得作瞞
心昧己事久。久。行。之。自。有。不。測。效。驗。君。家。事。我。甚。見。

虔。敬。

潔。特。以。此。意。報。之。

至誠可以
感動天地

速。速。勉。持。

勉力
修持可。回。天。意。言。畢。

卽。進。公。內。室。公。卽。起。隨。之。至。竈。下。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

竈神

爲東廚司命言掌人間善惡之事酉陽雜俎曰竈神名隗又姓張名單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淮南子萬畢術曰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濟陽破衲曰在生正直死後成神天下竈神爲數甚多宛同保正又曰作善者死後多昇造孽者死後常墮此係實事並非寓言惟若天若神自佛家究竟法言之仍在凡夫地位仍未脫輪迴福報盡時仍須墮落

因焚香叩謝卽於次日元旦拜禱

禱告

天地誓

古人對天立誓折矢立言

故字義從折從言

改前非實行善事。自別其號曰淨意道人。誌記也誓除諸

妄也。初行之日。雜念紛乘。雜念紛起。宛如乘隙而入。非疑則惰。忽忽時日。依舊

浮沈。此既醒復眠之人所由。永劫沈淪也可不懼哉。因於家堂所供觀音大士前。叩頭流血。

志氣昏惰原爲罪孽之相。能早覺察痛自責備。至尋聲救苦之大菩薩前。矢誠叩禱。以求冥佑。而期自拔。敬發誓願。善念永純。

善力精進。倘有絲毫自寬。永墮地獄。每日清晨。虔誦大慈大悲

尊號一百聲。以祈求也陰相暗助也。從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

鬼神在旁。不敢欺。欺心肆縱。凡一切有濟於人。有利於物。物包括一切含靈負

氣者者。不論事之巨大。細身之忙閒。人之知不知。行善於人所不知之地方爲真善

力之繼不繼。止問事之應爲不應爲。不問力之能繼不能繼。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事無有不辦者。皆歡喜行持委曲。

成就而後止。隨緣方便廣植。立陰功。且以敦倫。倫歷萬劫不變之常道也。倫有五。一夫婦

二父子三兄弟四朋友五君臣敦者以渾厚自勉不敢稍作薄情之舉也

勤學守謙忍辱與夫因果報應之

言逢人化導惟日不足。

不倦

每月晦日卽計一月所行所言者

就竈神處爲疏狀

辭

以告之。持之既熟。動卽萬善相隨。靜則一念

不起。如是三年。

千日之功

年五十歲。乃萬曆二年甲戌會試。張江陵

爲首輔。

前代宰相之職

輟闈後。

舊制試院曰闈鄉試曰秋闈會試曰春闈輟闈會試事竣也

訪於同鄉。爲子

擇師。人交口薦公。

羣相推許

遂聘赴京師。

以幣帛禮賢士而徵之曰聘王城曰京京大也王城大於郡縣諸城

也師衆也王城中在住者至衆也

公挈眷以行。

挈攜帶眷眷屬

張敬公德品爲援例入國

學。使爲國學生與生員同

萬曆四年丙子附京鄉試。遂登科。次年中進士。一

日謁

進見也

內監

王宮中之職唐置內侍監以宦者任其官世遂稱宦官爲內監帝制廢後此役隨之而廢

楊公楊令五

子出拜

皆其覓諸四方爲己嗣

嗣續作己之後人也

以娛老者

娛尋樂也

內一子

年十六

公若熟

認識也

其貌問其籍

籍貫卽產地

曰江右人

長江以西之地今人稱江西爲江右

小時誤入糧船猶依稀

髣髴也

記姓氏閭里

里所居地也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閭里門也

公

甚訝之

非常疑怪也

命脫左足雙痣宛然公大呼曰是我兒也楊亦

驚愕卽送其子隨公還寓公奔

捷走也

告夫人夫人撫子大慟

撫手按也

慟過於悲痛也

血淚迸流

涌出也

子亦啼

出聲哭也

捧母之面而舐其目其母雙

目復明

改過遷善之報如是

公悲喜交集遂不願爲官辭江陵回籍張高其

義厚贈而還公居鄉爲善益力其子娶婦連生七子皆育悉嗣

承繼也 書香焉。書香讀書成名也

公手書遇竈神并實行改過事以訓子孫。

身享康也。安健也

壽八十八歲人皆以爲實行善事回天挽回定數之意之報。

云。同里後學羅禎記。

袁了凡居士傳

彭紹升撰

袁了凡先生名黃字坤儀江南吳江人了凡之先贅

以婿作子曰贅嘉

善及氏遂補嘉善縣學生隆慶四年舉於鄉萬曆十四年成進

士授寶坻知縣後七年擢

升拔也

兵部職方司主事會朝鮮

即與我國東三

省東邊接近之高麗國

被倭難。倭音渦東海島寇也

來乞師經略

官名掌一路兵民之事權任甚重在總督之上

宋應

昌奏了凡軍前贊畫

猶今之參謀也

兼督朝鮮兵提督

舊官制官名清代於重要省分設提督統轄全

省水陸各軍爲武職最高之官猶今之督軍也

李如松以封貢給倭

給音殆欺詐也

倭信之不設備如

松遂襲破倭於平壤

乘人不備而掩取之曰襲平壤朝鮮安南道之首邑面江背山形勢險要

了凡面折如

松當面折服

不應行詭詐

道虧損國體義正辭嚴

而如松麾下

部下兵士也

又

殺平民爲首功了凡爭之強

據理力爭剛正不阿也

如松怒獨引兵而東倭

襲了凡了凡擊却之

攻退也

而如松軍果敗思脫罪更以十罪劾

了凡

劾彈章考覈罪狀奏請懲處也

而了凡旋以拾遺被議

被忌者誣陷也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罷職歸

居常善行益切年七十四終熹宗

天啓廟號

朝追敘征倭功贈尙寶

司少卿了凡從也

爲諸生好學問通古今之務象緯律算兵政

河渠之說靡不曉練

先生博學尙奇凡河洛理數律呂水利兵備旁及勾股堪輿星命之學無不精密研求富有心得有兩行齋集

曆法新書皇都水利評注八代
文宗羣書備考手批綱鑑行世
其在寶坻孜孜求利民縣數數入聲音被

潦潦音老了凡乃濬開鑿也三汊河築隄岸也以禦抵當也之寶坻屬於直隸之京兆南臨渤海

海西近白河爲北方易受水患之地
又令民沿海岸植柳海水挾沙上遇柳而淤停積也

久之成隄治溝塍界水之田塍也課督策也耕種曠荒廢也土日闢開墾也省諸徭

役省減少或免除也省徭役以便民家不富而好施居常誦持經咒使民從事於義務工作也

習禪觀寂坐內照止念去妄也日有課程日有常課至誠無間公私遽匆煩穴煩未嘗暫輟

輟廢輟廢著作也戒子文四篇行於世夫人賢常助之施亦自記功行不

能書作字也以鵝翎莖鵝毛管也漬硃逐日標記也曆本或見了凡立功少

輒每也顰蹙皺眉嘗爲子製冬襖將買花絮冬襖用棉胎也了凡曰絲綿輕

煖家中自有何必買絮。夫人曰：絲貴花賤，我欲以貴易賤，多製

絮衣以衣。

施衣與人。

凍者耳。了凡喜曰：若如是不患此子無祿也。福分

矣。子儼後亦成進士，終高要

屬廣東

知縣。

其子初名天啓，迨天啓建元遂避改爲儼。

附註：彭紹升江蘇長洲人，字允初，號尺木，又號知歸子，法名際清。乾隆間進士，工古文，初慕賈誼之爲人，思赫然樹功烈，後讀儒先正書，尤喜陸（宋陸象山）王（明王陽明）之學，嘗與吳縣汪大紳、瑞金羅有高、等游，徧閱藏經，居深山，習靜素食，持戒甚嚴，欲以徹儒佛之樊，有一行居集居士傳，無量壽經起信論、淨土聖賢錄、善女人傳等，刊行於世，遠近傳誦。

雲谷大師傳

於大藏慈山大師夢遊集卷三十中鈔出

憨山釋德清撰

師諱法會，別號雲谷嘉善胥山

浙江嘉興縣西南十三里相傳，伍子胥伐越經此，因名。

懷氏子，生

於弘治庚申

明帝孝宗十三年

幼志出世

卽出家也

投邑大雲寺某公爲師，初

習瑜伽。

此瑜伽指應赴佛事言譯云相應一與境相應二與行相應三與理相應四與果相應五與機相應顯宗多取理相應義瑜伽唯識是也密教

取行相應義瑜伽三密是也

師每思曰。出家以生死大事爲切。

了生事何以碌碌衣

食計爲年十九卽決志參方。

參求妙旨也禪門集衆坐禪窮究本有謂之參又住持上堂說法令人參究亦曰參故有

早參晚參小參等石頭和尚云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尋未幾

登壇受具。

受比丘具足戒也戒能止惡防非如城能禦敵拒寇敵寇不侵

則人民安樂惡非不萌則定慧圓明故持戒爲急務

聞天台小止觀法門。

天台宗方便修習禪定法金陵版小止觀六妙法門記載

甚詳不備引

專精修習法舟濟禪師續徑山之道。

徑山在杭州臨安府爲震旦五山之一有興聖萬壽

禪寺首駐錫於此者爲道欽禪師宋徑山大慧杲禪師爲宗門名宿有語錄二十卷勅入大藏禪師有警語云但只存心一處無有不得者時節因緣到來自然觸

著磕著噴地醒去又云但自時時提撕妄念起時亦不必將心止遏只看箇話頭行也提撕坐也提撕提撕來提撕去沒滋味那時便是好處不得放捨忽然心花

發明照十方利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

掩關於郡之天寧。

天寧寺名掩關杜絕外緣尅期進修一七二七三七

乃至七七一月二月三月六月乃至永年師往參叩呈其所修舟曰止觀之要止以攝心使其不散觀以

照心使其不昏止不依身心氣息內外脫然無住無著心空法空此是上乘工夫子之所

修流於下乘豈西來的的脈意耶學道必以悟心爲主師悲仰請

益舟授以念佛審實切實參究話頭直令重下疑情師依教日夜參

究寢食俱廢此心不爲積習所牽便是大徹大悟之因一日受食食盡亦不自知碗忽墮

地猛然有省恍如夢覺復請益舟乃蒙印可弟子所得爲師證明曰印可稱美許可之意也

閱宗鏡錄凡百卷宋智覺禪師延壽集大悟唯心之旨從此一切經教及諸祖

公案了然如睹家中故物於是韜晦韜光晦迹叢林多數比丘和合住於一處如樹木之叢集

爲林也又禪庭號爲功德叢林智慧神通四無量等是其功德衆德積聚說爲叢林陸沈賤役人中隱者譬之無水而沈親操勞役以資磨練等視

一切貴賤見淚

一日閱鐔津集

宋釋契嵩撰廣西藤縣鐔津人故集以得名亦名著也

見明教大師護法

深心初禮觀音大士日夜稱名十萬聲師願效其行遂頂禮觀

音大士像通宵不寐

不合眼也睡者陰氣覆蓋心光亦屬罪孽之相精進勇猛而至不寐實得道之徵

禮拜經行

終身不懈時江南佛法禪道絕然無聞師初至金陵

江蘇省城

寓天

界毗盧閣下行道見者稱異魏國先王聞之乃請於西園叢桂

庵供養

獻佛飯僧都名供養

師住此入定三日夜

心定於一處使身口意三業止息曰入定

居無何住

未幾予自稱

先太師祖西林翁掌僧錄兼報恩寺

住持

寺僧之主乃方丈和尚也

謁師卽請住本寺之三藏殿師危坐一龕

禪龕

絕無將迎

灑然無著

不越閫

閫門限也

者三年人無知者偶有權貴人遊至見師端坐以

爲無禮。謾侮也辱之。師拽杖至攝山棲霞。山在鎮江丹徒境內棲霞乃梁朝開

山武帝鑿千佛嶺。累朝賜供。供養充足也田地。道場荒廢。殿堂爲

虎狼巢。此師至時情狀師愛其幽深。遂誅茅。芟除茅草結庵其地於千佛嶺下。影不

出山。時有盜侵。犯也師竊去所有。夜行至天明。尙不離庵。人獲之。

送至師。師食。去聲給與食物也以飲食。盡與所有。持去。由是聞者感化。太

宰五臺陸公。初仕爲祠部。官名掌禮制主政。訪古道場。誦經禮拜之所曰道場偶遊

棲霞。見師氣宇不凡。氣度相貌超出尋常雅重之。特爲推重信宿。一宿爲舍再宿爲信語出左傳山中。

欲重興其寺。請師爲住持。師堅辭。舉嵩山善公以應命。善公盡

復寺故業。斥逐也豪民占據第宅。爲方丈。住持住處曰方丈。取維摩石室四方各一丈之義。非如儒師席

間函丈也。建禪堂。開講席。納收留也。

四來四方來者。江南揚子江以南也。

叢林肇於此。師

之力也。道場既開。往來者衆。師乃移居於山之最深處。曰天開

巖。弔影。

寂處也

如初。一時宰官居士。因陸公開導。多知有禪道。聞

師之風。往往造謁。

求見也

凡參請者。一見師。卽問曰。日用事如何。

不論貴賤僧俗入室。必擲蒲團於地。令其端坐。返觀自己。本來

面目。甚至終日。竟夜。無一語。臨別必叮嚀曰。無空過日。再見。必

問別後用心功夫。難易若何。故荒唐者。茫無以應。以慈愈切。而

嚴益重。雖無門庭設施。見者望崖。

山邊也

不寒而慄。

悚懼也

然師一以

等心相攝。

引進也

從來接人。軟語低聲。一味平懷。未嘗有辭色。士

大夫歸依奉以爲師者日益衆。卽不能入山。有請見者。師以化導爲

心。亦就見。歲一往來城中。必主於回光寺。主者客之依託言寄寓於是寺也每至則

在家二衆歸之。如遶華座。師一視如幻化人。四大本來假合能識得破自爾超情離見曾

無一念分別心。故親近者如嬰兒之傍慈母。師出城多主於普

德。臞鶴悅公實稟其教。先太師翁每延入丈室。動經旬月。予童

子時卽親近執執侍役侍奉。辱師器之。以爲可造就也訓誨不倦。予年十九有

不欲出家意。師知之。問曰。汝何背初心耶。予曰。第但厭其俗耳。

師曰。汝知厭俗。何不學高僧古之高僧。天子帝制時代不以臣禮

待之。父母不以子禮畜之。天帝龍龍神部八一恭敬。不以爲喜。當取

傳燈錄凡三十卷宋沙門道原所編

高僧傳

凡十四卷梁慧皎撰續高僧傳四十卷唐道宣撰宋高僧傳三十卷宋贊寧等撰明高僧傳六

卷明如惺撰

讀之則知之矣予卽簡檢

書笥

箱得中峯廣錄一部

元天目山普應

國師所撰凡三十卷師號中峯浙江錢塘人

持白師師曰熟味此卽知僧之爲貴也予由

是決志薙

剃除鬚髮染

屏除華飾著壞色衣實蒙師之開發乃嘉靖甲子歲也丙

寅冬師愍

悲也禪道絕響

衰敗極也乃集五十三人結坐禪期於天界

場之寺名

師力拔予入衆同參指示向上一路

宗門極處盤山法語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教

以念佛審實話頭

乃先念佛數聲然後審察這念佛的人畢竟是誰

是時始知有宗門事

禪宗自稱

曰宗門稱餘宗曰教門向無文字言說處窮究本來面目曰宗門事

比南都諸刹從禪者四五人耳師垂

老臨暮

悲心益切雖最小沙彌

息惡行慈曰沙彌七歲至十三名驅烏沙彌小兒出家阿難不度佛言能驅食上烏

者聽

一以慈眼視之。遇之以禮。凡動靜威儀。行住坐臥無不耳提。

面命。當面吩咐又提其耳懇切教導也

循循善誘。次第誘導

見者人人以爲親己。然護法

心深。不輕初學。

初發心人不慢毀戒。破戒比丘

諸山僧多不律。不知遵守戒規

凡有

干犯也法紀者。師一聞之。不待求而往救。必懇當事。謂佛法付囑

王臣爲外護。

善知識能說法示導良道伴能挾持輔助名爲內護王臣士庶能摧邪輔正供給所需以故名爲外護也

惟在仰體

佛心。辱僧卽辱佛也。聞者莫不改容。必至釋然解脫而後已。然

竟罔聞於人者。

罔無也故聽者亦未嘗以多事爲煩。

煩厭也久久皆知

出於無緣慈也。

無緣慈卽諸佛所行之慈惠也蓋諸佛之心不住有爲無爲性中不住過去現在未來世中知諸緣不實顛倒虛妄故心

無所緣蓋雖熾然行慈不見受慈者之爲誰不見行慈者之有己并不知所行者之爲慈惟知行所無事而已

了凡袁公未第時參

師於山中相對默坐三日夜師示之以唯心立命之旨一切唯心造

公奉教事詳省身錄由是師道日益重隆慶辛未予辭師北遊

師誠之曰古人行脚行脚爲禪僧徧參知識之事祖庭事苑八曰一行脚者謂遠離鄉曲行脚天下脫情捐累尋訪師友求法證悟

也所以學無常師徧歷爲尙一單爲求明己躬下事即參究自家本來面目找出自性天真佛爾當思他日

將何以見父母師友慎毋虛費草鞋錢也先達云踏破草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予

涕泣禮別壬申春嘉禾縣名屬湖南衡陽道浙江嘉興縣亦名此吏部尙書吏部爲舊官制六部之一掌中

外文職銓敍勳階黜陟之政清宣統時始廢以其職掌併入內閣默泉吳公刑部尙書刑部亦爲舊官制六部之一掌刑法獄訟

之事清光緒時改官制更名法部即今之司法部且泉鄭公平湖縣名浙江嘉興府屬太僕舊官制官名爲九卿之一掌輿馬及

畜牧之事清光緒間改革官制併入陸軍部五臺陸公與弟雲臺同請師故山諸公時時

入室問道。每見必炷香請益。執弟子禮。達觀可禪師常同尙書

平泉陸公中書

舊官制掌宮禁中書記並掌機密清宣統時改內閣官制中書始廢

思庵徐公謁也

參見師

叩

問也

華嚴宗旨師爲發揮四法界圓融之妙

四法界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無礙法界

四事事無礙法界清涼新經疏云統唯一眞法界謂總該萬有卽是一心然心融萬有便成四種法界一事法界界是分義一一差別有分齊故二理法界是性義無盡事法同一性故三理事無礙法界具性分義性分無礙故四事事無礙法界一切分齊事法一一如性融通重重無盡故也皆歎未曾有

師尋常示人特揭唯心淨土法門生平任緣未嘗樹立門庭諸

山但有禪講道場必請坐方丈至則舉揚百丈規矩

百丈規矩乃禪門之模範

僧人之典型凡所作爲皆有規矩係唐百丈山懷海禪師所立故其書名爲百丈清規善知識振興佛法先須由此而始

務明先德古有德之人也

典型也

規範也不少

稍稍也假借便

居恆安重寡言出語如空谷音洪定暢

力攝持住山清修四十餘年如一日脅

身左右兩勝曰脅

不至席常危坐也終

身禮誦未嘗輟

至誠無間

一夕當江南禪道草昧之時

風氣初開

出入多口

之地始終無議之者其操行可知已師居鄉三載所蒙化者以

千萬計一夜四鄉之人見師庵中大火發及明

天趨視速往明趨視探望

師

已寂然而逝矣萬曆三年乙亥正月初五日也師生於弘治庚

申世壽七十有五僧臘五十

難染以後所歷春秋

弟子眞印等茶毗火葬於

寺右予自離師徧歷諸方所參知識

有道者通稱

未見操履平實眞慈

安詳之若師者每一興想師之音聲色相昭然心目以感法乳

佛法養慧命故曰法乳

之深故至老而不能忘也師之發跡入道因緣蓋常

親蒙開示。第末後一著。

歸宗處

未知所歸。前丁巳歲東遊。赴沈定

凡居士齋。禮師塔於棲真。乃募建塔亭。置供贍田。

以備永久供養

少盡

一念。見了凡先生銘未悉。

未詳盡也

乃概述見聞行履爲之傳。以示

來者。師爲中興禪道之祖。惜機語。

逗機法語

失錄。無以發揚祕妙耳。

附註

憨山大師法名德。清明高僧。安徽全椒蔡氏子。年十二。祝髮於金陵古長干寺。長入五臺山。一名清涼山。潛修密證。後於牢山曹溪。大宏法化。所

著楞嚴楞伽等註。數十種。唯夢遊全集五十五卷。

性相通說一卷。莊子內篇註四卷。入藏流通。

周安士先生曰。立

命之說。發於孟子。而能身體力行。歷歷有驗者。則了凡先

生一人而已。然了凡先生之得以改弦易轍。深信不疑。行

之勇決者。又在雲谷禪師一人。誰謂空門中。

破常見有見參究我空法空有

爲空無爲空等空相之法門也必不能發明孔孟之淵微乎。淵微精深之義世俗見人

力行善事。便從而譏之曰。作善須無心。若一執著。便生望報之想。此種議論。未嘗不高明。然而阻人勇往之志多矣。農夫終歲勤動。而曰爾無望收穫。士子十年辛苦。而曰汝勿想功名。彼能欣然從之乎。

重刻了凡四訓跋

袁了凡先生誠子文四篇。乃奉行感應篇功過格之骨髓。其首曰立命之學。蓋數雖前定。命可轉移。勉人奮發。毋甘暴棄。

不受善言

曰自暴不能故首之以立命。先開其端緒。凡人之不肯遷善。同善心向

者皆自以爲無過也。夫不止惡而行善如注水於漏器。但見其損不見其增。遂以爲無效者。乃自誤也。故先曰諸惡莫作。次曰衆善奉行。若諸惡仍作。衆善奉行。則剛剛扯直。若諸惡仍作。數善略行。則自然見禍不見福矣。故其二曰改過之法。夫改過乃立命之下手第一著工夫也。世人未嘗無起信行善者。而往往局拘於常見。不合古人者多。故其三曰積善之方。積善一篇論行善有真假端曲陰陽是非偏正半滿大小難易之辨。可謂推闡盡致矣。闡昌善切層層開示更無剩義故積善篇乃立命之正軌也。猶言必由之路也夫行善如貧子驟穿華服。不免有驕矜之意。驕自滿意矜誇張意貢高我

曼。倨傲。薄視一切。錙銖天下。

錙銖輕微也。六銖曰錙。合二十四銖成一兩。錙銖天下猶言目空一世也。

滿招損

謙。受益。故終之以謙德之效。夫謙虛則爲善。惟日不足。故謙德

篇乃立命之克保有終也。文雖四大段。其實一篇也。從前善本

如慈谿

縣名屬浙江甯波府

葉思敬之省心集

東魯山

三槐堂

王氏

重刊陰騭

文注證。卷末附梓文。皆全刊四訓。逮

及後坊

坊書

刻善書不達

不明白也

立言本旨

本意也

專刻立命一篇。又復刪節其原文。貽

傳也

誤後學。

非淺鮮

少也

也。公此文如精金美玉。爲明代鉅文。非僅泛常

通勸常

世文可比。茲敬重錄付梓。附錄俞淨意公遇竈神記。因是篇攻

治意惡。抉出世。人通病處。詳四訓之所未詳。同爲有功於人心。

世道曠古希有之至文。故是篇緊接四訓之後。次附彭二林先生所撰之了凡居士傳。又次附憨山大師所撰之雲谷禪師傳。並加以不厭求詳之注釋。更於一切警策處。綴以圈點。爲海內外閱者作快讀之一助焉。尤惜陰謹撰。

治瘧疾神方靈極不可輕視

烏梅 兩個

紅棗 兩個

胡豆

一歲一顆。假如一歲。即寫一顆。十歲即寫十顆。餘可類推。

用紙一方。寫此三種于未發一點鐘前。摺而捆于臂上。卽不發矣。須分男左女右。